



桂冠系列

白玉老虎

翁若

第一部

古龍小說專輯 ②



白玉老虎

翁署

古龍小說專輯

作者：古龍

封面題字：王壯爲

封面設計：龍思良

出版：華新圖書出版社

地址：飛良紹街十號六樓

印刷：海玉印刷廠

PRINTED IN MACAU

第一章 黃道吉日

奪命更夫

一

三月二十七日，大吉。

諸事皆宜。

□

趙無忌倒在床上。

□

他快馬輕騎，奔馳了三百里，一下馬就衝了進來，進來就倒在這張床上。

又香又軟的床。

這是香香的床，香香是個女人，又香又軟的女人，每次看到趙無忌的時候，總會笑得像糖一樣甜蜜。

窗外陽光燦爛，天氣晴朗，風中帶着花香。

趙無忌看看窗外的一角藍天，終於緩緩吐出口氣，喃喃道：「今天真是個好日子。」

香香今天居然沒笑，只淡淡的說：「今天的確是個好日子，殺人的好日子。」

趙無忌用一隻手支起了頭，看看她：「你想殺人？」

香香道：「只想殺一個人。」

趙無忌道：「殺誰？」

香香道：「殺你！」

趙無忌並沒有被嚇一跳，反而笑了，笑得好像還很開心。

香香咬着嘴唇，道：「我本來真想殺了你的，可是我再想想，今天你居然還想到來看我，已經算很不容易。」

趙無忌道：「你知道？」

香香道：「我當然知道，今天是趙公子大喜的日子。」

她美麗的眼眸裏忽然有了淚光：「我也知道趙公子今天到這裏來，只不過是爲了要告訴我，從今以後，他跟我已經一刀兩斷了，就算我以後還會看見他，也應該把他當成陌路人。」

趙無忌不能否認，也不能不覺得有點難受：「我還帶了樣東西給你。」

他從身上拿出串珍珠：「這是我答應給你的，我還沒有忘記。」

珍珠晶瑩圓潤，就好像少女們純情的淚珠一樣。

香香接過來，輕輕撫摸，喃喃道：「我知道你一定會帶來給我的，你一向是個很有信用的男人。」
她居然沒有流淚。

可是她的手已經發抖，忽然跳起來，用力將這串珍珠往趙無忌的臉上砸過去，大聲道：「可是誰稀罕你這串臭珠子，誰稀罕你這個小王八蛋。」

珠串並沒有打到趙無忌的臉，却由窗口飛了出去。

趙無忌又笑了：「小王八蛋多少總有點好處的。」

香香跳起來，道：「有什麼好處，你說！」

趙無忌道：「小王八蛋至少總比老王八蛋好，也比死王八蛋好。」

他想讓香香也笑一笑。

他們之間，雖然並沒有什麼條件和誓約，但是分離畢竟總是難免要令人悲傷。

他一直希望他們在離別的時候還能笑一笑。

香香還沒有笑出來，剛才被她擲出窗外的那串珍珠却飛了回來。

接着，「奪」的一聲響，一根三尺六寸長的箭，將這串珍珠釘在柱子上。

箭桿上，銀光閃閃，箭尾的銀羽還在顫動，窗外，又有根短箭飛來，釘在這桿箭上。

長箭雖強，短箭更準。

香香看呆了。

像這樣的箭法，的確不是時常能看得到的。

趙無忌的笑立刻變成了苦笑，嘆息着道：「我的債主們終於來了。」

香香變色道：「他們來幹什麼啊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債主當然是來討債的，你難道看不出今天也是討債的好日子！」

二

這裏是個小樓，現在正是春天。

小樓外春光明媚，百花齊放，有的鮮紅，有的嫩綠，有的鵝黃。

兩個黑衣人站在鮮艷的花叢間，一男一女，一少一老。

少年人是條身長八尺的壯漢，老婦人的背已駝了，一雙眼睛却仍閃閃發光。

兩個人，兩把弓，金背黑胎，一長一短。

香香站在小樓上的小窗旁，忍不住問：「這兩個人是誰？」

趙無忌說道：「是黑婆婆，跟她的兒子。」

香香道：「黑婆婆是什麼人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是個可以用一枝箭射中十丈外蒼蠅眼睛的人。」

香香臉色變了，道：「這駝背的老太婆，有這麼厲害……」

趙無忌道：「她的兒子雖沒有她準，可是兩勝天生的神力，只要他高興，隨時都可以把並排站着的兩個人射個對穿。」他嘆了口氣接着道：「金弓銀箭，子母雙飛，這母子兩個人，誰看見，誰倒霉。」

香香道：「可是，你偏偏欠了他們的債。」

趙無忌苦笑，說道：「我一向都很倒霉。」

香香道：「你欠了他們什麼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欠了他們兩個人。」

香香不懂，道：「怎麼會欠他們兩個人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有一次我半夜從明湖春喝了酒出來，看見有兩個小姑娘在前面逃，他兒子在後面追，有個小姑娘已中了一箭，不停的在喊救命！」

他又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看見那麼樣一個大男人在追小姑娘，我當然要拔刀相助，替她們擋了一陣，讓她們逃了。」

香香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後來我才知道那兩個小姑娘根本不是小姑娘。」

香香更不懂，問道：「不是小姑娘是什麼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是男人。」

香香傻了。

趙無忌道：「江湖中有幫叫『一窩蜂』的採花賊，專門喜歡扮成小姑娘。」

香香道：「那兩個小姑娘，都是採花賊？」

趙無忌點頭苦笑：「幸好這母子兩個人總算還看得出我不是採花賊的同夥。」

香香道：「他們當然也不會就這樣放了你。」

趙無忌道：「他們給了我三個月限期，叫我把那兩個採花賊抓回來。」

香香道：「現在限期已經到了。」

趙無忌道：「快到了。」

香香道：「你有沒有替他們把人抓回來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還沒有。」

香香看着他，搖頭嘆氣，道：「這世上有種人好像總喜歡把蟲子捉來往自己頭髮裏放，你爲什麼偏偏就是這個人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只有一兩個蟲子倒也沒有什麼關係。」

香香道：「你頭髮裏還有什麼？」

趙無忌嘆道：「好像還有五六個蠍子，七八條毒蛇。」

香香沒有再問。

她已經嚇得連聲音都啞了。

她已經看見了好幾條毒蛇！

□

□

毒蛇在一個破麻袋裏，從破洞裏伸出了頭，吐着紅信。

麻袋在一個人背上。

一個奇形怪狀的人，不但鼻子缺了半個，耳朵也被咬得完全不像耳朵，一雙眼睛裏滿佈血絲，就像是毒蛇的紅信。

可是他身上却偏偏穿着件大紅大綠，五顏六色的袍子，更讓他顯得說不出的詭秘可怖。

有條毒蛇已爬上了他的肩，盤住了他的脖子，伸出紅信舐他的臉。他好像連一點感覺都沒有。

香香却已經有感覺了，香香差一點就吐了出來。

「這個人也是你的債主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欠他什麼？」

「欠他五條蛇！」趙無忌嘴裏好像也有點苦水：「五條最毒的蛇。」

香香有點不服氣了：「你救了那兩個採花蜂，是你的錯，像這樣的毒蛇，你就是再多殺他幾條也是應該的，爲什麼要還給他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因爲他就是毒菩薩。」

香香道：「毒菩薩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他雖然滿身都是毒，可是他的心却像菩薩一樣。」

香香道：「菩薩也養蛇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別人養蛇，是爲了害人，他養蛇却是爲了救人。」

他知道香香不懂，所以又解釋：「只有用毒蛇的唾液和血煉出來的藥，才能解毒蛇的毒。」

香香道又：「你欠他的那五條毒蛇呢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那五條毒蛇都是異種，他在滇邊的窮山惡水之中找了三年，才總算把這五種毒物抓齊

了。」

香香道：「抓齊了又有什麼用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用這五種毒蛇的唾液，就可以合成一種藥，能解百毒，但是却一定要在牠們活着的時候，讓牠們自己吐出來的毒液才有用。」

香香道：「我聽說毒蛇只有在咬別人的時候，才會把自己的毒液吐出來。」

趙無忌道：「不錯。」

香香道：「爲了要採這五種毒蛇的唾液，難道他就讓牠們去咬人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他只有這法子。」

香香道：「他讓牠們去咬誰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咬他自己。」

香香又傻了。

趙無忌道：「我看見他的時候，那五條毒蛇正咬在他身上。」

香香道：「那時你怎麼辦？」

趙無忌苦笑道：「你說，我還能怎麼辦？我連想都沒有想，就拔出劍把那五種毒蛇都斬斷了，每一條蛇，都砍成了七八截。」

香香也不禁苦笑，道：「看來你的劍法倒真不錯。」

趙無忌道：「可是我這件事却又做錯了。」

花園裏很靜，黑婆婆和毒菩薩顯然都是很沉得住氣的人。

就在這時候，遠處忽然傳來「篤、篤」兩聲響，聲音彷彿很遙遠，又好像在耳朵邊。聽見這聲音，黑婆婆和毒菩薩的臉色都好像有點變了。

香香道：「這是不是打更的聲音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是的。」

香香道：「我真的沒有聽錯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你沒錯。」

香香道：「現在還是白天，這個人就打起更來，是不是有毛病。」

趙無忌道：「他沒有毛病，他想在什麼時候打更，就在什麼時候打更。」

香香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因爲他打的更和別人不同，不是報時的。」

香香道：「他打的是什麼更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是斷魂更。」

香香道：「斷魂更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只要他打過了三更，就有個人必定要斷魂。」

他臉上也露出奇怪的表情：「奪命更夫柳三更，一打三更人斷魂。」

又有更鼓響起，聲音更近了。

雖然也只不過是很普通的更鼓聲，可是現在聽在人耳裏，已變得說不出詭異。

香香忍不住問道：「現在他打的是幾更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兩更一點。」

香香又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，道：「兩更一過，三更豈非就快要到了。」

趙無忌道：「不錯，兩更一過，三更很快就要到了。」

香香道：「他也是你的債主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是個大債主。」

香香道：「你欠他什麼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欠他一刀！」

香香道：「你還有幾個債主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大債主，就只有這三個。」

香香道：「他們老早知道今天你會在這裏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他們不知道。」

香香道：「可是他們全來了。」

趙無忌道：「是我約他們來的。」

香香幾乎叫了出來：「是你約他們來的？你爲什麼要把這些要命的債主，都約來？」

趙無忌道：「因為欠了人的債，遲早總要還的。」

他忽然又笑了笑。「難道你看不出今天也正好是個還債的好日子。」

三

斷魂更又響了。

「篤、篤、噹。」還是兩更一點。要什麼時候才到三更？

除了奪命更夫外，沒有人知道。

□

柳三更慢慢的從花叢中走了出來，青衣，白襪，麻鞋，蒼白的臉。

花叢中本沒有這麼樣一個人，現在却偏偏有這麼樣一個人走了出來。

他手裏有輕鐮，小棒，竹更，和一根白色的短杖。

——難道這就是奪命更夫追魂奪命的武器？

終年不見陽光的人，臉色本就是蒼白的，這並不奇怪。

奇怪的是他的眼睛。

他的眼睛也是白色的，一種奇秘的慘白色，看不見眼珠，也看不見瞳仁。

——難道這總是令人斷魂的奪命更夫，竟是個瞎子！

□

□

花叢外是條小徑。

彎彎曲曲的小徑，鋪着晶瑩如玉的鵝卵石。

黑婆婆和她的兒子就站在小徑旁的一叢芍藥裏。

瞎子當然看不見他們。

可是柳三更走過他們身旁時，却忽然站下脚步，回過了頭，道：「黑婆婆，別來無恙？」

黑婆婆冷冷的看着他，過了很久，才淡淡的回答：「託柳先生的福，我們孤兒寡婦，總算還沒有被人活活氣死。」

柳三更仰面向天，彷彿在沉思，也過了很久，才長長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一別算來已有十三年了，日子過得很快。」

黑婆婆道：「每天都有三更時分，左一個三更，右一個三更，日子怎麼能過得不快？」

柳三更慢慢的點了點頭，蒼白的臉上完全沒有一絲表情。

「何況有時候一天還不止一更三更，左一個三更，右一個三更，有的人老了，有的人死了，日子又怎麼能過得不快？」

他嘴裏在喃喃自語，手裏用白色的短杖點着地，慢慢的向前走。

走到毒菩薩面前，他又停了下來。

他還沒有開口，毒菩薩也沒有開口，蓆袋裏已有兩條蛇箭一般竄了出來，完全沒有發出一點聲音。瞎子看不見，既然沒有聲音，瞎子當然也聽不見。

可是這兩條蛇剛竄過來，他手裏的短杖已揮出，恰巧打在這兩條蛇的七寸上。

兩條蛇立刻像麻繩般憑空掉了下去，躺在地上連動都不會動了。

柳三更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是不是又打死了你兩條蛇？」

毒菩薩道：「哼！」

柳三更道：「你是不是想要我賠？」

毒菩薩道：「你賠得出？」

柳三更淡淡的笑了笑，道：「那只不過是一條竹葉青，一條飯鐘頭而已，你要我賠，我隨時都可抓個七八十條給你。」

毒菩薩吃驚的看着他，神色雖變了，聲音却很冷淡：「用不着你費心，我自己也會抓。」

柳三更道：「既然你不想要我賠，我倒有句話要勸你。」

毒菩薩道：「你說。」

柳三更道：「你捨身餵蛇，以血肉換牠們的毒液，雖然每次都能及時將蛇毒拔出來，可是多多少少總還有些殘毒留在你的血裏。」

他嘆了口氣，又道：「天毒尊者的拔毒取毒秘技，並不見得絕對有效的。」

毒菩薩既沒有承認，也不能否認。

柳三更道：「現在你血裏的殘毒，已經有一百零三種。」

毒菩薩忍不住問：「你看得出？」

柳三更道：「我是個瞎子，怎能看得出？」

他淡淡的接道：「可是我知道，你血裏的毒性只要再多加五種，菩薩就要變成殭屍了。」

□

□

趙無忌已走下了樓，站在燦爛的陽光裏，看着這個奪命更夫。

他心裏在問自己！

這個人究竟是眞的瞎子，還是假的？

他不知道。

除了柳三更自己外，沒有人知道。

□

□

小徑上鋪着鵝卵般的圓石，短杖點在石頭上，發出的聲音很奇特。

那絕不是竹木點在石頭上的聲音，也不是金鐵點在石頭上的聲音。

這根短杖是用什麼做成的？

趙無忌也猜不出。

他抬起頭，看見柳三更已走到他面前。

三更前後